

## 那明快可爱的：张弓的卡通式绘画

来源：空白空间

撰文：杜曦云

“当代艺术”（Contemporary Art）偏重于时间之维，价值观方面悬而未决。这意味着：以艺术的名义和方式，各种立场、信念都可以在“当代艺术”里登堂入室。艺术即使再强调理性、观念，和其它领域相比时，感官魅力依然是最不可替代的。对艺术家而言，为自己的所感所思寻找到恰当的美学形式，是至关重要的。

肉体的欲望、眼目的欲望、今生的骄傲在人心深处奔涌沸腾，流淌成这茫茫尘世的主流。从人心世道的角度看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在美学趣味方面，人性总是喜新厌旧，新颖的、和当下流行的趣味合拍的美学语言，更容易在当代人中引发共鸣。

经过 1990 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图像实验和信息杂糅，步入中年的张弓，延展了卡通式的绘画语言，来表达心灵旅途中确认的终极信仰。

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，人生如飞而去，世事转眼成空。浩瀚宇宙中，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到哪里去？这极大哉问指向的心灵空缺，张弓依靠《圣经》的话语填补起来，越来越心满意足……卡通式绘画图像简洁、色彩明快，富有当代趣味和青春气息，天真的稚趣直击人心柔软之处，荡漾出层叠绵延的温暖涟漪，安慰和激发普世人人性，以致风靡全球。张弓钟情于这种全球流行的、充满感染力的视觉语言，汲取和转化其中能量，让追求永恒、终极、绝对的信仰附着于当下、流行、时尚的美学形式中，来生成当代的时效性。

艺术作品可以容纳复杂层次和幽深意蕴，但首要的是直觉感动：一见钟情般的莫名感动，然后有了细细品咂的兴趣和反复推敲的动力。张弓发挥卡通式绘画的强烈魅力，简洁可爱形象和明艳温润色彩首当其冲，召唤人心刹那间相通的共鸣。当观者被吸引后驻足细看时，画幅在方寸之中汇聚着高密度的细节：象征性形象间有复杂的文脉关系，如同博斯（Hieronymus Bosch，约 1450~1516 年）的奇异绘画般设满迷局；富有装饰秩序的肌理之繁密令人咋舌，反照出画家不厌其烦的乐在其中，弥补了常见于卡通式绘画中的轻浮贫乏；有些绘画中会留出或多或少的空白，放任信手涂鸦来释放痛快奔流的心绪，和画中其它部分的严谨精致、一丝不苟形成强烈对照，在理性和本能的张力中，透露出更深广的复杂性。

这四五年来的绘画，围绕着画家的信仰体悟徐徐展开。经典话语的深邃大能，现世经历的真切磨砺，在画家的心灵中微妙反应着。肉身的直接体验，理性廓清的认知，和流动在理性之上的心灵状态，以绘画的方式转化出来。张弓无意于概念化的图解经文，艺术既然是释放心灵的自由通道，他借此机会尽量表达自己的真实状态。这样可能会袒露出他的偏差、缺失和软弱，但表达和交流首先需要真诚性，然后才可能触及真理性。而且，千思万绪要落实为具体的画面，必须尊重绘画的本身规律。

张弓绘制的这一幅幅“可爱”的绘画，在美学趣味上充满了当代感，甚至有风靡当下的“超平

面”视觉快感。但画中的叙事结构，却和古典艺术同出一辙。永恒的造物主引领心有灵犀者上升，号称反叛、颠覆的现当代艺术史中的很多杰作，在惊世骇俗的激进美学锋芒下，是古典艺术的内核。张弓的这些卡通式绘画，也可以视为古典艺术在当代的又一种变身。

画家从自己的信仰体验出发，和古典时代的同行们遥相呼应，又轻松融合了现代主义以来的各种艺术语言和方法（新艺术运动、超现实主义、抽象艺术、波普艺术等），在二维平面上放肆他的视觉才华：铺陈图像、编排形色、经营构图……所有的这一切视觉游戏，以精湛技巧托底——在涂绘的过程中，画家享受纯属于绘画行为自身的快感，这些快感洋溢在画面中，让观者也应目会心地被感染着，分享他的快感。

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媒介，绘画太成熟了，每个细枝末节都盘踞着众多天才高手，留给当代画家们的可原创空间和可突破高度越来越少了。在一切都可以是艺术、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当代语境中，绘画早已不再是主流。但也正是这种困境中，保留高超的技巧，保守经典的信念，整合以往文化资源进行当代转化，是更为整全的厚积薄发，以此来区别虚无幽暗的“当代”，和封闭停滞的“古典”。

张弓也曾经为各种激进观念血气上涨，那些至今仍然时常浮现在画面上的“2B”就是多年惯性的流露。但人生经历尤其是信仰的驱动，让他在进入中年后笃定于“保守主义”——观念上保守经典，美学上开放激进。

身为这个星球上的灵长，自由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。信仰引导张弓在向造物主开放中归正纠错，这个过程中，忠实领会和自由创造是并行不悖的。他的这些富有魅力、蕴含深意的生动绘画和信仰息息相关，但他几乎不用艺术史中显而易见的符号和形象，画面中跃动着大量的新图像。这是艺术家旺盛的创造欲所致，这些图像和他本人的真实体会和想象力更加接近，也更容易和当代人产生共鸣，而不是历史久远导致的心理隔膜。

造物主是不可见的灵，可见世界是无限丰富的视觉世界，供艺术家选择和创造。也正是在创造的过程中，张弓对艺术家们珍视的“灵感”（Inspiration）才会有更深的体会：灵感从何而来，如何与灵感相处，如何维持灵感的源源不断……从这个角度看，艺术是他的一种祷告方式，绘画是他灵修的渠道——毋庸讳言，“艺术家”这一职业，本来就源自古老时代的灵媒。

高密度的细节是张弓绘画的一大特点，大量细节相当生动有趣、耐人寻味。有的作品中，细节会从《圣经》中的主题进一步引申开来，意识流般发挥画家的浩荡思绪和波动情绪，例如《五饼二鱼1》（2022）和一系列各不相同的《大鱼》（2021-）。有的作品中，难以定义和归类的形象本身引发观者去开放地想象，彰显着形象自身的能量，例如《唯一》（2020）。这是作为画家的形象思维和绘画语言本体力量的互动结果，更是冥冥中无形力量的引导，难以言说、欲辨忘言……艺术最奇妙之处，可能也恰在于其中。

在《圣经》的话语中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造物主，祂是自有永有、又真又活的灵，无限、永恒、永不改变。波德莱尔对“现代性”的定义意味深长：“现代性就是过渡、短暂、偶然，就是艺术的一半，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。”作为现存最古老的书籍之一，从公元前1400年以前至公元40~100年间，历经1500多年才得以完成的《圣经》，包罗万象，涵盖始终。身处光怪陆离却又空虚混沌的当代，张弓感慨万千，一言难尽。他致力于用过渡、短暂、偶然的当代美学语言，来承载他所信靠的永恒和不变之道，这是保守主义的行为。

当下，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有解体之势，经历了长时间的和平、繁荣后，当代文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。人世间的万象，是心灵的结果。在艺术这个表达、交流心灵状态的场域中，回顾以往的艺术史，保守主义往往是中流砥柱。但在当代艺术语境中，保守主义往往最被轻视乃至被遗忘。狂飙突进至忘乎所以的时段，保守主义被视为不合时宜，成为迂腐、陈旧、滞后、僵硬的代名词。混乱激增而无可奈何时，保守主义才有重新被正视的可能，但目前依然应者寥寥。

如何让经典信念和当代美学有机结合后魅力生动、润物无声，是保守主义取向的艺术家们难以回避的问题。张弓的绘画，明快可爱地迎面而来。

2024年1月28日于北京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WYeJLTyqWp2-EVp8hoHh8Q>